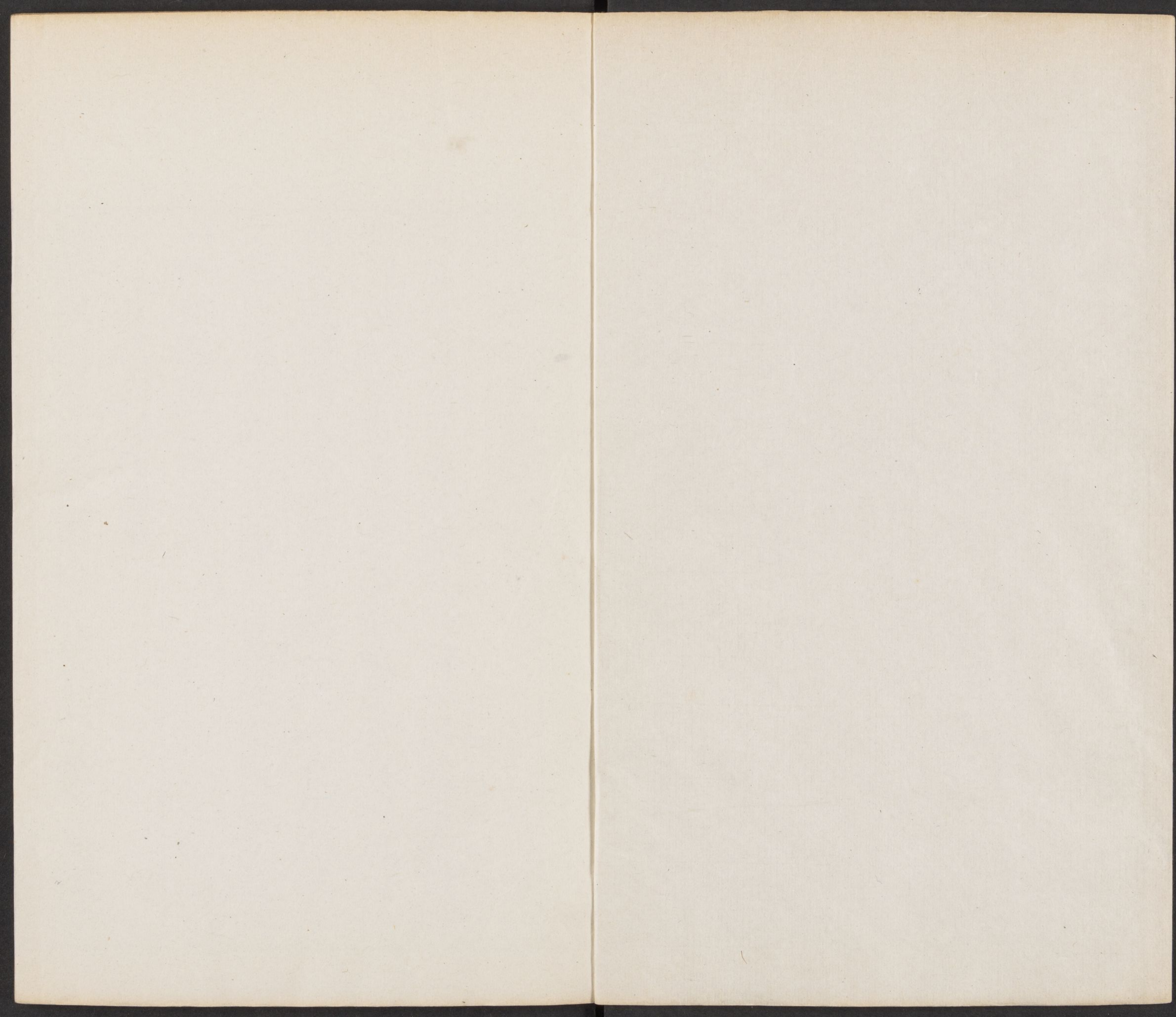


T9100/3533(3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5 1956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
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城南宮有楊真人降
真及瓊樓仙人等畫蓋妙絕一時今世但傳其子
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色濃淡得
顧陸舊瀟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
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漫弗可考矣若沈公之
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
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
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
在洛陽于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
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蓋沈公未
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

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綠于五行爲
弗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尔今因冠詩于畫遂
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
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
既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于卷首云國
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坐綬連環之詩亦錦文
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卷左以資書雋言鯖之
餘味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于

山陽衮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媿
媿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
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為寶子
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為此詩證但圓若重規
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衮華
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為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
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晉王世將
逸少子敬作小楷灑皆出于遷就漢隸運筆結體
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臈今傳世者若鍾書力
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

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遽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灑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間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有灑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

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惣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非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比世傳他本最精善真可坐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刹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

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

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華一種先丞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密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密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寫真方到海涯蓋謂此也然余按今諸本竝無此一種而灋書要錄十

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真偽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耳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修念佛三昧亦

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臥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真出世成道之要津也修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溥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若合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

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真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
 焉而陳倩所敘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
 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豫章西山
 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仙觀其三住銘論
 氣神形之指甚微真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
 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絕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

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于京路舟
 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獬圖後

按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獬象鼻犀目牛
 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
 他物咎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
 載于集中今觀此畫夷考其形與山海圖樂天集
 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蹟之遺范乎政和丁酉歲十

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于子濟之書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咎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

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善灑書以此卷蘄僕諸體書聊書頃所為歌詩數詞為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劣澁愧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真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
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臣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
宣宣奉行者劉太真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
還鎮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
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
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真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
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

宣也以鎰之忠蓋而弃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
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
尺素耳興衰之蹟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
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
有髯者乃恕先自寫真也黃某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冲遠之沒乃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永興灑者書耶然筆勢適媚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掘筆書昧者從而數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邵資政考次銘
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尔而歐陽文忠集古錄謂好事者徃徃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灑而類顏魯

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
文格字濃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
真逸者豈其別號歟又其著真誥但云巳卯歲而
不著年名其他書亦尔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
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
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遊海嶽權
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
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十三年正在

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
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銘但筆勢差弱當是效
陶書故題于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王逸少
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
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
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
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巳自稱真逸也
又未官于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

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溫像後人略其傳書于卷尾也予既揭此畫未暇寫此傳聊尔存于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絕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觀其書但哀萃傳記殊無矜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纂述殆

二百卷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于忿狷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闕伯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忘其國深可嗟慨長睿父書

跋逸少升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升平二年書詎其終才三載正算年跡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真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今管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隄窮運于冥冥契于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莽渺昏默實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競業惕勵以自克耶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今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

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仁宗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慎輔相類得賢傑以啟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蹟其興韋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尔者則日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怠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于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文則淳澁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適

婉可以見其蹟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覲公之容承公之音卽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達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于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

遂沒不返觀此書已爲陳蹟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峻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卽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黃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尔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虛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靜東晉道士隱廬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卽此蓋避聖祖名三茅君內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于西域自漢末始流于中國

非漢末

文選按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卽不可謂之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酈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朋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尔於質論前作得一小序子卽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殊不類隸董云集古錄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書志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又問予云周

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臯令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嗣予又云備員祕館繫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與書

不可不看迨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
故事因閱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
書不負人也所恨未嘗獲覩太清樓書予又論集
古錄有疎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
左鄉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
是何名號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
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戶五千

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
有秩尔蓋鄉吏之名號也又論水經與漢碑刻不
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又州輔碑道
元注云州苞如袁良碑道元注云袁梁又如屬國
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守姓王字子雅彦
遠云恐忘記遂盡錄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錄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堯

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

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某姓名摩滅予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修堯靈臺黃屋三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陽令各遣大椽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考按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疎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跂及然大要在考按而非所長是可歎

也

川本自大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東觀漢記 卷之十一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玉路建大常金路建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旗龜蛇爲旒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旗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旒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旗之色當赤熊虎位

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旒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旗與旂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旒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旒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旂以大白爲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

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于後世
玉路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
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
焉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
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
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
乎又王之袞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
之章有山焉山麗于地矣今纁山于色玄之衣亦
無害于義則飾日月于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
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
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
黃而何

按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
詞帝甚悅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
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

于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効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摘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諄蹇紛佗倅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

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畱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吳郡槩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者皆兩出之按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竝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灋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于卷尾不冠于篇首也今放此錄之又太史公屈原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

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柳州于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滾弘傑與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別附于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苟爲艱滾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于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否固咎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月初吉武陽黃某長睿父序

授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焦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讐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鶴或爲鵲義可兩存皆竝著可繕寫

川本無六字今存之

焦延壽者

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黃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畱詔許增秩卒于

小黃其說長于災變以授京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灋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灋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于漢書京房傳所謂六十四卦爻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灋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卦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

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
灋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悟乃合二術而一之
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
薊士之祕灋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灋分至外餘
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
林自林直日災祥之灋自直日災祥之灋二者雖
皆本于易同出于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
朝有王似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

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
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灋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
非春所宜用不當以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
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
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可以不辨延壽所著雖
卜筮之書出于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
未遠文辭淡雅頗有可觀謹弟錄上

按定師春書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讐中師春五篇以相按除復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曹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擄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與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

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諡瀆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

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繼餽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東觀餘論卷下終

附錄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按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與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

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聊一寓于此句濼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逮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靄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

文鳥三轉而爲鳥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遊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于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讐益號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嘆其博學淵識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管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

東觀餘論 二
商鞅灑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
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
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而不可
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
爲詩所掩故邪嘗一嚮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
此可以卜知其他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
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
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篇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
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
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郎黃長
睿雙鈎所摹于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
于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謄搨旣多僅見其
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
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剝剝煨燼之餘

東觀餘論 三
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于世間
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
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
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
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
超于沈濁神其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

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
之闕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
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今所藏
秦生小篆史蹟旣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
鼓鍾罇彝觴雲雷繆文有銘其有剝廟莓苔發其
光芒顧邈冰斯往慕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徜徉有
隸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
一世靡亢取名旣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

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
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
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之游弔子于廬
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臥疾幾時作此奇
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抑哀絀文侑此薄薦懷辭
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旄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
長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泪
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

公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隴

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李綱撰

公諱伯息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居
閩中為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氏贈
相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
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祖妣段氏
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州司錄事武
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李氏封真寧縣

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人再封安人會稽
公由布衣擢高弟以德行文學被遇三朝致位丞
弼號為名臣公其適長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
粹幼不好弄惟喜讀書日誦千餘言每聽會稽公
講論經史公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
愛之俾晨夕侍左右躬自訓導任為假承務郎嘗
夢孔爵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為
文祥也故左中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

東觀餘論 卷六
李公夔會稽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命公師焉種學積文根柢淵源益臻壺奧年甫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投藝屢占上游優等與薦送遂過南省屬哲宗升遐徽宗亮陰不言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蘊會稽公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愔之初公未

弟前以銓試弟一人調磁州司灋參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戶丁內艱不赴服除授河南府戶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洛陽故都素號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保莘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畱鑰愔公之去辟知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

東觀會記 七
之勝因畱不辭蓋畱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
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
恩太后園陵使司主管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
祕書省校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
耽玩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
公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相
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以
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管也

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實政和八年二月二十
六日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讀佛書恍若
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願記以述見聞
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沒之夕沐浴易衣西向
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盈篋笥者書籍而已
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之意
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言而高明閑遠善著書揮
毫數千言倚馬可待自幼學至強仕手未嘗釋卷

其所至雖假室暫寓必求明窗淨几圖史滿前欣
然處其間誦習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
學汪洋浩博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
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
文奇字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
彝器欵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辯正是非道
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
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

考訂真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
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
載博古圖地志說見于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
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
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浮競枝
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
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淡歌詩俊
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

東觀集言 九
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
東觀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
論備盡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濼書命翰林侍書王
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僞厖雜作刊誤二卷考引
載籀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草隸皆精絕初放
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
尺牘者多藏去嗚呼管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
夫直諫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

家之言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夢人
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
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
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
濼掾六遷至祕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
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
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
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訥右從事郎

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榘孫男
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
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
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
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于公
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
得辭銘曰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

榮公稟其秀瑞時以生歧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
凝遠玉粹冰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
以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來游賢關令譽騰躍
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
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
所樂貫穿古今見聞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根
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窘束
我獨齎淪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鍾鎛彝

尊雲雷刻畫繚以繆文銘章欵識研究本根洞視
千古別其屬真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
臻老成有正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峙爲無不能
兼資數器以大其名身返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
折鳳去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白玉樓成上帝
有詔徃司文翰脫屣塵淖世間夢幻孰非顛倒壽
夭升沈竟亦何技京口之藏旣安宅兆十有七年
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顯報追作銘詩萬古之

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

闕一字當作亭

甲午歲

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

闕一字當作寥

廓邪奚奪

闕三字

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

闕四字

我矻

此字不全

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

闕二字

余欲無言爾

闕五字當有去雷門二字

去

鼓

闕一字當作華

表畱

闕二字當爲形義

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

東見徐論

附錄

及古閣

何之解化

闕五字

入

此字不全又闕五字

惟寧後蕩洪波前固

重局右害

并尸之

又闕八字

華亭爰集真侶

瘞爾

闕二

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

丹陽真宰

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訥紹興初寓居福唐以先人祕書學士校定杜子

美集二十三卷槩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

刻校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黃庭內景經摹

勒索靖急就章各一卷今任復以先人所著灑帖

刊誤祕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卷總目之曰東

觀餘論及校定汲冢師春刻版于建安漕司先世

遺書遂行於右文之旦為時而出豈特家世之幸

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宣教郎充福建路轉

運司主管文字黃訥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按定師春書序又跋干祿碑後及跋鍾虞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于考古是書久行于世余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以傳好事者未暇也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爲詳按而寄之王順伯厚之嘗言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爲盡善順伯蓄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紫微董公道皆鴻博之士與之

言自以爲不及也以雲林之美才又仕于洛多見
故家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書時方
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欵識之舊嘗自言曰考
按往古事蹟先須孰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
疎略又謂歐陽考按非所長則此書宜無毫髮之
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
知何人書雲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
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書厥州彗易

惠系能辯其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顧
不知正以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厥州彗三
字又移明爲易惠系皆取其半厥乃碧落碑中唐
字陽冰素好碧落碑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爲揚殆
未之攷也王大令靜息帖礮石事與苑謂曹公同
王粲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荊州時未知何據題
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
云謂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行月者

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言椽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頓乏匆匆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百年之前似難以此詩爲證跋右軍甘蔗帖云蔗似竹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按說文解字蔗從草在草部不得爲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年七

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顧好之不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爲隱最之爲寂之類尚衆此旣爲小學而作亦略爲正其點畫不敢自謂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曩從百川學海中讀法帖列誤爲卷即東觀餘論

之綱領也乃已久而全本罕見秀水項氏做川本

重鐫又增其所刪惜字弗廣流布王氏書苑云

諸書同粹大是坊賈伎倆為謬脫簡甚多如周子
雷鐘跋原上因墨周沈及一柱爵名自著說條然四
簡混為一再款銘首尾字從摸索又劉原父跋張仲
臣銘全文百五十餘言僅存二行字不大失長睿本
危邪共睿堂上著紫徽貶集古錄謂歐陽公文章
刻之不可致及大要考校非其所長直自負法書歷
代永辨矣因不入本集中故名餘編自號雲林子別字
霄賓其爵里詳見忠定公志中海寧毛晉後

